

集

面子問題

顧一樵
老舍

主編者
編著者



正中書局印行

五五五五

102423
107

全劇人物

(一) 修景銘秘書——五十多歲，胖胖的頗有福相。世家出身，爲官多年，畢生事業在爭取面子。

(二) 修繼芬小姐——修秘書之女。已二十六歲，稱自稱十七。婚事未成，心中着急，但面子問題所在，又不能輕率從事。

(三) 于建峯科長——三十多歲，修之同事與好友，略帶市儈氣，深知面子的重，但決不爲面子所犧牲。

(四) 秦劍超醫官——三十二歲，很好的醫生，但不大懂面子。

(五) 歐陽雪小姐——二十二歲，秦醫官手下的看經。因容貌的美好，職業的高尚，往往不肯敷衍面子。

(六) 周明遠書記——二十五歲，疑心全人都輕視他。

(七) 方心正先生——三十多歲，因亂想發財而破產，在極度困苦中仍努力保持面子。

(八) 賈鳴琴小姐——二十八歲，方心正之妻，對面子問題絕對與丈夫合作。

(九) 趙勤——三十歲，作工友而忽成小財主，心地很好，而欠精明。

(十) 徐嫂——修宅女僕，川人，操四川土語，似不知世間有面子問題者。

第一幕

廿九年秋。

時 重慶郊外，渠江區內某機關。

地 修秘書 于科長（寒醫官 歐陽雲 周明遠 方心正 覃鳴琴 趙勤

人 開幕 修秘書與壓高面有時深夜打牌，朋友的面子不可却也，昨夜打了十六圈，今天午時

才勉強起床，午後三時才勉強來辦公。機關疏散到鄉間，一切設備都很簡陋，已足傷心。加以生活困苦，而二十餘年作官經驗仍不足見知於上峯，一展忤抱，盡友誼室，其何以堪！再加以打牌後熱性增高，不得不時時以手撫臉摸頭，身體精神咸呈衰弱之態，傷心哉！於是，不發發脾氣有不可能者。工友趙勤進來倒茶，而後從袋中拿出一封信來。

趙 聽寄，一封信。（單手將信放下）

修 （高傲的）喂！（看趙要走）趙勤，我問你，你就這麼遞給「我」東西啊？你懂得規矩不懂？

趙 （莫名其妙）我——

修 你的（指「那」一隻手是幹嗎的？

趙（看了看「那一隻手」這——

修雙手遞還！我是你的上司！

趙（恍然大悟，從新遞信。）這樣？

修啊！（微一點頭，命趙放信於桌上。）什麼時候來的？

趙一點多鐘。

修現在呢？

趙大概有三點了。

修你太看不起我了！（輕輕以手心撫臉）信到，不馬上給我送到家裏去，現在才給我，

你太目中無人了！

趙祕書！

修不要開口！我知道，你看我去年是祕書，今年還是祕書，別人升官，我老當祕書，所

以你看不起我！告訴你，我作了二十多年官了，我的資格比他們都老；要把眼睛睜開

了看人！

趙我實在是太忙，祕書！

修你有什麼可忙的？這不是去巴結那些有勢力的人，把我的事放在一邊！

趙我哪敢！

修 不要再說了，一生氣我就發燒！（又摸臉。掏香烟，因為不是好烟，故不敢掏出盒來，而僅拿出一枝。）

趙 （趕快劃洋火）祕書！

修 （把烟放在桌上）先不吸呢，頭昏！

趙 我去請秦醫官，給祕書看看，好不好！

修 用不着！他一來，準又說我血壓高，不應當打牌。彷彿血壓高都是我自己的錯處，沒有他醫生的事！

趙 反正他是醫官，應該伺候祕書！

修 也好吧，把他「叫」來！（趙下。他拿起信來審視，若有可疑者。按鈴，無人來；步至門口，看見周明遠書記。）喂，你來！

周 （慮鬱的走進來）幹嗎？

修 （坐下）去問問這封信是誰送來的？誰收的？誰交給老趙的？

周 我是書記，不管收發信件！

修 你是書記？書記難道就不伺候着祕書？

周 我還有幾件公文，得快快抄好呢！

修 給我辦事就等於辦公，我告訴你！

周（嘆）唉！

修 你是怎麼回事？

周 我不能去！

修 怎麼？

周 我是書記，地位已經夠低的了，不能再兼打雜兒！

修（似頗有所惑的）嗯！

周 沒人，沒有人看得起我！連我的父母都看不起我！

修 你今年二十幾？

周 二十五！

修 你還年輕，應當多學習學習，告訴你，你雖然不大懂規矩，可是我看出你很有出息，因為你知道注意自己的身分！可是，你要知道，趁着年輕，要設法提高自己的身分；等到你自己的身分相當的高了，大家就把面子送給你了！

周（似得到啓示）是嗎？

修 你看我，作了二十幾年的官了，現在已經五十多歲，還無日不在衙門掙扎，何況你呢！

周 對！對！祕書！從今天起，我就算祕書您的人了！我要學習，我要往上爬，教大家不

再小看我！好，我去調查那封信去！祕書，我要是給您作事，您可得提拔我呀？

當然！誰知道尊敬我，我就栽培誰！可是，你須知道你我之間的距離，不准野觀無腔的胡來！不要以為我賞給你臉，你就可以隨隨便便，忘了規矩！

周 是，祕書！（要走）

修 回來！我說怎樣？你現在已經得意忘形了！你不看明白這封信，怎麼調查呢？荒唐！我是急於給祕書作點事！您看，平日大家都說祕書有脾氣，不好伺候；現在我才明

白——

修 誰說我有脾氣。啊，有人不滿意我嗎，誰？

周 有人那麼說過，我可記不清是誰了！

修 呸！大家都怕我，是不是？

周 （遲疑）啊——是！

修 實話實說！你都聽見什麼了？

周 他們，他們——

修 說！

周 前兩天有人說祕書的地位有點不穩當！

修 （沈默了一會兒）完全是謠言，胡說！哼，我的地位不穩定？哈，哈哈說！他們以為

我作到秘書就登臺造極了嗎？我在北政府的時候就是秘書！不穩定？哈！我還要往上
去呢！

趙（上）秘書，秦督官——

修等一等！這封信是誰送來的？

趙號房裏，我的。

修誰送到號房裏的？

趙必定是郵差呀！

修混賬！這上面沒郵票！

趙那我就知道了！——報告秘書，秦督官很忙，他請秘書到診療所去。

修什麼？我傳進來，他倒叫我找他去？這太不像話了！

趙秦大夫倒是幫忙，還有十幾號病人等着看病呢！

修你就根本是混蛋！我並沒叫 he 來看病，都是你胡出主意！可是你又沒本事把他叫了
來！會心抹我的面子，哼，簡直是戲弄我！我知道，你們是串通好了一齊戲弄我！

趙好在診療所辦，裏沒有半星地，秘書活動活動，走幾兒，也許——

修不要再講！同得記，你去，一定得把他帶來！看秦大夫這副樣子，恐怕也是聽到了謠
言。我教他看看，今天我還是修秘書，他敢不伺候我，我會教他馬上滾蛋！快去！

周 是！(下)

修 太氣人了！太氣人！倒茶來！(趙倒茶。他又細細的看那封信，仍不敢拆開。)

趙 (獻茶) 祕，別太生氣，您的血壓高！

修 胡說！血壓高！(摸臉) 比剛才又熱多了！

趙 秦醫生來到，請不必跟他生氣，祕書的身體要緊！

修 我的「身分」更要緊！好嗎，連一個小小的醫生也敢小看，我不像話！

趙 是！祕書還有什麼事？

修 (想了想) 去給我買一塊錢的白瓜子，聽說白瓜子能治血壓高。(給錢)

趙 附近大概買不到。

修 把錢拿回來，不用買了！莫非你也聽——(又不便說了)

趙 怎麼啦，祕書？

修 啊——附近沒有，不會到劉家灣買去？你這種人多走幾步路，還怕把腳走大了嗎？

趙 倒不是我怕走路！

修 那麼是嫌錢少，值不得跑這麼一趟？我這是聽人說的，還不定靈驗不靈驗呢，所以先

買一塊錢的。要是吃着真見效驗，我還許買一千塊錢的呢。

趙 也不是！我是怕這裏沒人伺候祕書！

修 不要再費話！唉，跟個聽差的也要費這麼多唇舌，什麼年月！去，買來送到家裏去。
趙 是！那封信呢？

修 你胡裏胡塗，弄不清這種事！去吧，把瓜子送到家裏去，就手兒問問小姐有事沒有；有事呢，你就給帶完了，再回來吃飯。

趙 是！您那兒的老楊又走了吧？祕書還找人不找？

修 當然要找人，我還能自己挑水買東西去？

趙 有個鄉親，人很好，祕書——

修 先買瓜子去，回來再說！

趙 管飯，再給他二十五塊錢就行！

修 吃我一斗米就是——去你的，回來再說，聽見沒有？

趙 是！（要走）

修 還有，看看于科長，請他過來候談！

趙 是！（下）

修 （又摸了摸臉，長嘆了口氣。拿起信來，要拆開，見周書記進來，把他放在衣袋裏。）

秦大夫呢？

周 大夫忙得很，教看護來了。

修 啊！教她進來！

周 是！我馬上就調查那封信去！

修 喂——用不着調查了。

周 怎麼？

修 我教你幹什麼，你就幹什麼；不叫你幹什麼，就不幹什麼；不要多問！教看護進來！

周 好容易……啊，祕書再派我點別的事作，好不好？祕書，士爲知己者死，我願意多給

您作點事！

修 給不得臉！給不得臉！太囉哩囉嗦了！去——教她進來！（周失望的下去，歐陽上）

秦大夫爲什麼不來？我傳的是他——

歐 不是我！

修 看明白，你是對誰講話呢！你是個小姑娘，我不能不客氣一點，你要是和秦大夫一樣

的——

歐 混賬，

修 啊——胡塗，我可就一點面子不留了！秦大夫幹什麼呢？

歐 看病哪。

修 給誰？

歌 也有咱們的熱人，也有附近的老百姓；反正都是病人。

修 是他們大，還是我大？

歌 誰的病大呀？

修 身分，地位！我是秘書，他應當伺候着我，難道我還不如老百姓？

歌 大概在一個醫生眼裏，病人就是病人，都一個樣！秦大夫教我告訴秘書，等把那些病人都打發了，就來看秘書。

修 呃！我問你，秦大夫是不是看不起我呢？是不是有人鼓勵他，跟我作對呢？

歌 哪裏來的這麼多的呢？他現在很忙，忙完了就來，而且先教我來告訴你一聲，還還有什麼不清楚的地方嗎？

修 不那麼簡單！不！

歌 那麼秘書要怎樣呢？

修 教他馬上來！告訴他，我並沒有多大的病，專為教訓教訓他！

歌 這不是故意逗閒氣嗎？

修 你不懂！我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了，沒有受過這個！去，告訴他去！

歌 我還是那麼告訴他，他就一定不肯來了！

修 他敢不來！哼，（彷彿對自己說）是時候了，我也該立立威了！教他來，他敢違抗我的

命令，我教他滾蛋！

歐 他可是個很好的醫生，醫道好，人也好！

修 我看他不好，他就不好！去！

周 （飛跑進來）祕書！祕書！

修 這是怎麼了？

周 我把秦大夫請來了！這算是我的一功不？

秦 （很快的進來，對歐）趕快回去！給廿八號換藥，教廿九號稍等一等，我馬上回去給他

開方！（歐下）祕書，什麼病？

修 沒有病！我要教訓教訓你！教你知道我哪時傳你，你哪時就應當馬上來到！

秦 病人還等着我呢，沒工夫跟你鬥口氣！（要走）

周 （攔住秦）大夫，醫官！他是祕書，你總得給他個面子！

秦 躲開！我只管看病，不管別的！你這年輕輕的人為什麼扯謊呢？

周 我不那麼說，大夫你就肯來了嗎？

修 好！好！

秦 祕書，你到底是有病沒有？我有我的工作，不能老伺候你一個人！要還是血壓高的

話，別再打牌！

修 打牌不打是我自己的事，治血壓高是你的事！在官場裏二十多年了，我就沒看見過你

這樣醫官！好在你還只是個醫官，我有法子治你！

周 秦大夫，說幾句軟和的話！看在我的臉上，把這一場敷衍過去！

秦 你算幹什麼的？躲開！（幾乎把周推倒，走出去。）

修 好！好！我明白了！我明白了！

周 不用生這麼大的氣，祕密的血壓高！

修 你也滾出去！

周 我怎麼了？

修 你把他帶來就完了，還不馬上出去，偏站在這裏看我丟臉，你也不是東西！

周 我倒弄了個兩面不討好！我好心好意——

修 不要再說！你更敢把方才這一場說給別人聽，我把你馬上開除了！走！

周 好吧！

于 （上）祕書，又跟誰發脾氣哪？您的血壓高，何必跟無知的人們動氣呢？

修 （對周）你還在這兒幹什麼？還不給我走出去？

周 （慘笑）好吧！（下）

于 怎麼一回事，祕書？

修 都是科長；的事！坐下！

于 我的事？那就好了，我是祕書的知己朋友。

修 你非給我辦一辦不可，不然的話，我就沒臉再來辦公了！

于 （坐）到底怎麼一回事呢？

修 又是那個姓秦的大夫，他氣我，成心氣我，不止一次了，今天這一次可以算作登臺造極！

于 他就是那麼個冒失鬼，犯不上跟他真生氣！

修 不然，不然！今天已經到了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的地步了！他屬你那科管，你得給我重辦他！

于 哼！！

修 你看，我今天身上又不大好。（摸臉）

于 昨天晚上又「摸」來着？

修 朋友們要在我和裏玩一會兒，我不能不陪着，面子問題！

于 一點也不錯！

修 我傳他來給我看，第一次他沒來，第二次他派來個看護敷衍我，第三次他自己來了，當面罵了我一頓！

于 太不像話了！我一定想辦法，給您出氣！

修 還不只是出氣的問題！（慢慢的立起來，似有無限悲憤者，望着窗外。）

于 （也立起來）那麼——

修 （背着手，慢慢的走了幾步）唉！哼！

于 （趕過去）怎麼了，祕書？

修 一言難盡！一言難盡！（忽然極度憤怒的）我教他滾蛋！

于 是了，是了！我一定要懲辦他，給您出氣！

修 （擺擺手）不只是出氣的問題！科長，看看我！我還像個作官的不像！

于 （打量一番）怎麼不像？

修 看，（指）衣裳不像衣裳！看，（指）屋子不像屋子！祕書？我簡直像個叫化子了！

于 誰不是那樣呢？（過去摸了摸修的衣服）您這材料比我的好多了！看，我的這一身，

簡直是麻包！

修 您還有出路，我沒有！

于 您是祕書，我是科長，您倒沒有出路？

修 （慢慢的坐下，撈了一會兒）沒有！

于 怎麼？

修 我的身分地位把我限制住了！上海的家，這裏的家，都得維持住臉面；先祖先嚴都是進士出身，不能由我敗落了家風！同時，交際應酬，我不能落後！同時，我不能亂想發財的道路，只能在政界活動，可是……哼，連個小小的醫生都看不起我了。

于 秦大夫就是那麼個脾氣，他絕不敢輕看您！

修 不，不那麼簡單！他是誰的人？

于 劉司長薦來的。

修 完了，劉司長就是我的敵人。

于 祕書，別怪我愛說直話，您有時候未免太任性，教劉司長下不來台！

修 離教他出身不高呢，誰？他資格淺呢。那沒法子！我是世代膏肓，我自己又作了二十

少年官，天然的要看不起他們！我要跟他們鬭鬥！

于 那何必呢？祕書！咱們不便敷衍人，可也不便多得罪人。

修 我知道大家全不拿我當回事，我要樹樹威！同時，我得力求發展，教他們看看修祕書

並不是天生來只會作祕書的！

于 祕書有發展，我也就跟着升起來了！不過呢——

修 難道你也——告訴我，你聽到了什麼？

于 我什麼也沒聽到！

你不是我的好朋友！

真的，我沒聽到什麼！只有，啊——他們也許嫌秘書辦事太慢。其實，秘書辦事並不慢，不過是抗戰時期一切都緊張，所以就顯出您稍微慢一點了！沒關係！

我不能因為抗戰就失了身分，我又不是軍需官，忙什麼呢？一件公事該辦十天，我就辦十天，不能為一件公事把自己忙死！

（極興奮的跑進來）修秘書，給你這一塊錢！（放下錢就要走）

回來！你是怎麼一回事？

我發了財，秘書！

你發了財？老趙！怎麼發的財？

有了房子，有了地！舅舅給我的！他的兒女死光，教我去作少爺！這不是——（掏出電報來）

（看電報）嗯——這上邊可沒說多少錢！

不算房子地畝，現錢總有十來萬，我知道！

（遞回電報）恭喜！恭喜！（握趙的手）你打算怎麼辦呢？

回家呀！這我可就好了，用不着為買一塊錢的瓜子，跑十里路了！

先別走，趙先生！我跟你還有話說！這麼辦吧，你先搬到我家去住，我跟你有些話

要說呢！咱們是老朋友，不准客氣！

趙 我得先回家！

沒有車子，你反正走不了！交給我，我替你想辦法，買車票！

修 去吧，老趙！

千萬等我呀，我們談一談，趙先生！（趙下）老趙真行，有個好舅舅！

于 于科長，我要說兩句不大好聽的話，可以吧？

修 請說！我決不會跟祕書分心眼！

于 你坐下！（于坐）我看，你剛才對老趙這一場未免有點過火！不錯，他是發了笨小財，

我們要另眼看待他一點。可是，他究竟是個難差的，總不大好意思吧？

于 祕書，我十分了解您的自尊心，我佩服您！可是，請您也別怪我說實話：祕書您沒把

修 握住時代！

于 沒把握住時代？

于 沒把握住時代！在現在的社會上，誰的地位最高？

修 咱們的！

于 咱們還稍微差一點！

修 咱們還差一點？

于 是的！以祕書來說，您的身分很高了；可是，您吃的米，您吸的烟——

修 （掏出烟盒來）真是，我也忘記讓烟了！你挑一枝吧：這裏有「美麗」，也有「刀牌」，也有「神童」，我老閉着眼拿烟，不敢正眼去看「神童」！什麼年月，一個祕書連「大英牌」都當作奢侈品了！

于 （選取）中庸之道，我來枝「美麗」吧！（劃火先點修的，後點自己的。）我是說，您喝的茶，一切的一切，都那麼貴，都教咱們有苦無處去訴。誰，誰的主意？誰是這位拿我們開玩笑的偉人？

修 誰？

于 商人！還很清楚！好了，現在老趙有了十來萬——

修 他的錢是他的！

于 但是咱們頗可以給他計劃一下，咱們的地位，他的資本——

修 他就肯聽你的話了？

于 給他面子呀！面子給足了，連頑石也得點頭！祕書，乘熱兒打鐵，我馬上去找他，然後一同到府上去吃晚飯，好不好？

修 我請老趙吃飯？

于 把握時代！把握時代！

（匆忙的進來）秘書！

（幾乎是嚇了一跳）什麼事？

（周修長也在此兒）嘿！更好了！

什麼更好了？

科長，我活到五歲了，還沒有人看我過。今天，修秘書告訴了我一片好話。我開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我做出這一個月的薪水，在咱們附近的那個小飯館裏，預備了一點飯餚，務必請秘書和科長賞光！有你們二位同我一塊兒坐一坐，以後我的身分就高多了！千萬賞臉，我先去敬候二位，秘書，科長！（要走）

等一等！

我不能去！

怎麼？

周明遠，趕快找幾個書記呀，收發呀，去吃了那幾個菜，別白扔了你一個月的薪水。秘書不能請你，正如同你不能請秘書，秘書與書記之間，隔着（以手比畫）這麼遠這麼多層呢！

（咬上了唇）你們不去？

快走！秘書和我怪你已經是好的了，別再胡鬧！快走！下次再這樣，留神你的差

事！

周 祕告！你將就這一次吧，我已經預備了！恐怕到那裏坐一會兒呢！

修 真是小孩子！

子 快去吧！

周 我的……

歐 （在門外）周明遠！周明遠！

周 啊！在這兒！

修 出去說！

歐 （已到門口）周明遠，秦大夫——

修 到外面去講！

歐 （置之不理）秦大夫有事，不能來。他知道你手裏沒錢，他說，給你這五塊錢，作爲

聚餐吧。（遞錢）。

周 那——

歐 你接着吧，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！（把錢塞入周的袋中）

子 歐陽護士，見了秦大夫，告訴他，等一等我，有話跟他說。

歐 還是爲剛才那一回事吧？

于 也許是，也許不是。反正我們作事總得教彼此的面子過得去！

歐 我看你們都是無事生非，頂好找點正經事作。噯，周明遠也請了你們吧？你們去與不去，似乎都得給他點錢，他不是有錢的人，東西又那麼貴！

修（向周）你知道秦大夫得罪了我，還請我同他一塊兒去吃飯，你是怎麼了？

周 我想給你們調停調停！

修 你！你給調停？你有點癡病吧？！

于 周明遠，去吧！下次再這麼胡扯八拉的，我可不能再輕易饒了你！

歐 他的飯已經預備了，你們就一個錢也不給他嗎？

周（對歐）替我謝謝秦大夫吧！（看了修一眼，昂首走去）

于 告訴秦大夫，務必等等我啊，歐陽護士。

歐 要是還爲剛才那點事，根本沒有什麼可說的了！秦大夫在這裏已經幹膩了，不久就到前方去，我也願意同他一道去，服侍那些光榮的抗戰將士！

于（立）上前方？哪一個戰區？

歐 第一第九戰區的司令長官都來過電報。

于「都」來過電報？司令長官的？歐陽小姐，這個面子更非圓上不可了！我們大家不能這樣不歡而散！

歐 秦大夫根本沒把這點事放在心裏。你們講面子，我們當醫生和護士的講服務的精神！
于 不管怎麼說吧，務必「請」秦大夫等我一下！

歐 也好吧！（下）

修 看見沒有？不但是大夫，連個小看護也這麼一點規矩沒有！

于 這很容易明白，他們要到前方去了，還幾天當然是有恃無恐，馬馬虎虎的作事。

修 我看不然。這大概都是劉司長的詭計，故意的教他們抹我的面子，我請求你，馬上把

他倆開差，他們都屬你那「科管」！

于 祕密，您可也別教我太爲難了啊！

修 連你也不肯幫助我了？好！好！

于 祕密！祕密！噯，我恨不能把心掏出來，給您看看，我跟祕書作事好幾年了，難道您

還不明白我嗎？

修 那麼，告訴我，你到底聽見什麼謠言沒有？

于 什麼謠言？

修 噯——我告訴你吧。有人說，我——我的地位——

于 怎樣？

修 不——自然噯，我並不相信！

于 我沒聽說，真的！謠言是常有的，特別是關於祕書的，因為——請原諒我說直話——您的脾氣有時候太大，大家又不敢惹您，所以無可如何，只好造點謠言。

修 喔！可是，我並沒有壞脾氣！有時候我對人嚴厲一些，那純粹是爲了爭取我的身分！難道紀律規矩是可以輕易放棄了的嗎？

于 不錯，我明白您！

修 （又遞煙）再挑選一枝！

于 （隨便拿了一枝）運氣不錯，又是「美麗」的！

修 （自己碰到一枝「神童」，看了看，確在地上。）于科長！從家庭，從自己，從官場的風紀，等等方面看，我不能再因循敷衍，我要往出衝！我已經五十多了，不能再退延！不能教計文上只印個祕書的頭銜！我跟他們幹，幹到底！

于 對！我聽您的指揮，您有辦法，我也就有了出路！

修 先拿秦大夫開刀就是了！

于 他已經要上前方了，況且「兩營司令長官都給他來過電報，我看，我們應當再放寬一下！我想啊，他起碼也得來個「戰區軍醫處長，六七百塊的薪水，少將或是中將銜，而且單就買藥品說，就有好大好大的一筆「自由收入」！不錯，今天他抹了我們的面子。可是，我們要能設法拉過他不呢，他的面子就加入了我們的面子；面子加面子，

等於偉大的面子！我們不但不該拿他開刀，還得拉攏他呢！

修 拉攏他？

于 （得意的點頭）咱們有很好的辦法，必能成功！

修 什麼意思？

于 （靠近修坐下）小姐！

修 什麼小姐？

于 修小姐！

修 她與這有什麼關係？還告訴你，一位名門的千金小姐可不是隨便說着玩的！

于 我請您原諒！不過，小姐今年多大了？

修 她老說她十七，弄得我也把她的真歲數忘了！大概有二十五六了！

于 男大當婚，女大當聘呀，祕書！

修 難！難！一個女兒家的婚事關係着全家的臉面！有我這樣地位的人，可真爲難哪！什麼事都要三思而後行！（嘆氣）我的女兒不能嫁給一個大夫，更不要說像姓秦的那樣

的大夫了！

于 我們這好比是說閒話兒，祕書可別怪我！秦大夫到府上去看過病？

修 （點頭）嗯。

于 所以他認識了修小姐。

修 不要再說！傳出去又是一片謠言！

于 不過，小姐要是願意呢？

修 她是我的女兒，我自有辦法！請你不要再提這件事！

于 好！我決不再提！那麼，關於秦大夫得罪了您的事，可就別太爲難我了，祕書！我叫他到府上去道歉，可以吧？

修 嗯——

于 就答應下吧！他新升了官，幹嗎弄個不歡而散呢！

修 我是講面子的人，對於懂得規矩身分的人，我決不會趕盡殺絕！

于 （立起來）好啦！好啦！我教他來道歉，您也賞他個臉，大仁大義，不再論誰是誰非！好啦，就這麼辦了！晚上六點半鐘，我帶着秦大夫，小看護，老趙，都到府上去吃飯。

修 老趙也去？

于 把握時代！

修 那作不到！秦大夫，不論怎樣不懂事，到底還是個大夫。老趙——我吃不消！

于 也有辦法，教他一半作僕人，一半作客人，只要我們的方法運用得好，他能變成一種

——兩棲動物！

修 我是世家出身，決不能作買賣；我的唯一的路線是政治活動！

于 幫幫我的忙！您的身分地位教您的事可以簡單化，我可是非多找路線不可！我聽您調動，可是我也請求您稍微給我一點自由！

周 (上) 祕書，飯已經預備好了，你去「稍」坐一會兒行不行？

修 我就是挨了餓，也不能跟你去吃飯！出去！

周 (仍忍耐着) 科長你呢？

于 走！走！走！別費話！

周 (沈默了一會兒) 好！(下)

修 這成什麼體統呢？！

于 好，我去預備酒菜，教小館送到府上去，您叫徐嫂只煮一鍋飯就行了。

修 小館作的東西太髒啊！

于 您那裏老楊不是又走了嗎？徐嫂一個人忙不過來。

修 她只會氣人，不會別的！唉，當年在北平，南京，我至少用四個人！現在，減去一

半，而且幾乎是每三天一換人，怎麼辦呢！難道還真教我老頭子自己掃地挑水嗎！

于 唉！那——

趙 (上) 修祕書！

于 趙先生，怎樣？

趙 有人找修祕書。

修 誰？

趙 一男一女，姓方，方什麼正，在會客室呢。

修 請到這裏來。

于 趙先生，你可以休息休息了！先搬到我那裏去吧！（趙下）誰？

修 許是方心正吧。

于 嚶，蘇州的小財主，作過科長的？

修 對。眞要是他呀，恐怕要出麻煩！

于 怎麼？

修 許久沒得到他的消息了。他要是還作着科長，不早該見着面了嗎？

于 我忙我的去吧？

修 等等！你會一會他們！你的眼睛尖，心路多！

方 (同單鸞琴上。兩位服裝都只可遠觀，近看便露出「破綻」。男穿西裝，無帽。女的仍一應俱全，皮包小傘成套，但未燙髮。) 修祕書，你更發福了！（握手）

單 修 嘿，修秘書，咱們可有好幾年不見了，您還是那麼少形！（握手）

（介紹）方先生，方太太，于科長。都坐！（大衆坐）倒茶來！（無人應聲）

老趙

我們剛剛喝過咖啡，絕對不渴！

方 單 我們倆剛來到重慶，還沒敢拜望朋友們去，怕大家請客；重慶的菜是又貴又壞，招人生氣！

單 昨天咱們吃那麼小的一條魚，算了十八塊！

方 今天我們倆趁着天氣不錯，出來走走，看看鄉下的風景。

修 從城裏一走，到這兒，八十多里？

方 坐了一段汽車，沒全走！

單 可不是走到——那叫什麼坡來的？遇見了衛次長。我們沒看見他，他倒看見了我們。

方 小汽車正爬坡，走的很慢。

單 是呀。他非請我們上去不可！老實說，我們真不願意坐車，重慶郊外的山水是多麼美

麗呀！

單 可還趕不上蘇州，方太太？

于 別叫我方太太，那太封建了！「單鳴翠小姐」似乎更有點時代性。

修方先生，你的蘇州的房子怎樣了？

方炸壞了有——

單三分之一，沒多大關係！

修現在打算——

方打算組織個實業公司。

單小規模的，先湊三四百萬的資本，以後再擴充。

五三四百萬？

單太少了點！我原說至少要一千萬，心正總以為騎着馬找馬好；他太謹慎！

于多少錢一股？

單一千。

于祕書，老趙一個人就可以認一百股！

單哪個老趙？哪個老趙？

修趙——

于我們的一個朋友！

單叫什麼？心正，你記下來！

于我們這裏能認一百股的，還不止老趙一個人，不過我們已經另有個組織！

單 于科長不捧我們的場！

方 鳴琴，祕書和科長一定會捧咱們的場的！祕書，時間不早了，這一帶大概也有飯館吧？我們去吃個便飯，好不好？我請！（立）

單 咱們還得先去看看修小姐呢！修小姐近來好吧？還沒定婚哪？

修 她這幾天正有點病。

單 啊，那就更得看看她去了！咱們就走吧！（立）

修 家裏離這兒還有相當的路，路又不好走！（立，于隨立。）

方 我們能走路！

修 家裏也太簡陋！

單 老朋友了，誰還能笑話誰嗎？

修 于科長，咱們不是還有——

單 二位有事，請忙吧！

修 于科長，（從袋中掏出那封信來）咱們得討論討論這件事吧？

單 那麼，心正，我們到會客室裏等一等祕書去吧？好，祕書，科長，你們討論你們的

事，我們到外面去等！抗戰期間，遇見老朋友真有說不出來的愉快！

方 不要送！不要送！（替太太拿了小傘，開下。）

修 (只送了兩步) 你看怎樣？是不是流亡出來，各處打一游擊戰呢？大概是，我看！我還不敢下判斷！

于 拉到家裏去，可就推不出來了！

修 假若他們真是要辦實業，也不可慢待呀！方心正是蘇州的小財主，百足之蟲，死而不僵！買辦一下吧！

于 把兩個難民弄到家中去，可就精了！

修 也許不至於露秘密，真要跟我討論——

于 噫，噫，不露信！我私人的信！私人的信！

修 你應重要的信，祕書這麼閃閃躲躲的？

于 今天專出怪事，這是封怪信

修 怪信

于 怪信

修 (上) 修祕書，一到院裏就碰見了王參事，他要約我們去吃飯。

于 那，我就不讓你們了！

修 可是曉琴一定要帶修小姐去！

于 方先生再去商量一下吧！

方 鳴琴既是娶着修小姐去，我想——呃，祕查，我們乾脆就辭謝了王差事，還是到你所上去！（下）

修 怎麼這樣不順心呢！照這樣下去，我簡直活不成了！
于 祕查何必這麼牢騷呢？咱們有辦法！
修 有辦法？（想了想）當然有辦法！對，我跟他們幹！

（幕）

第二幕

同前幕。

修祕書家中。

時地人

修祕書 于科長 秦醫官 歐陽雪 周明遠 方心正 覃鳴琴 修繼芬 趙蘭

徐嫂

開幕

雖然是在鄉下，修祕書還設法布置了一間客廳。這間客廳也許原來是囤囤米的倉，也許是間祠堂；不論怎麼說吧，也不論怎樣的苦心布置吧，牠總不大像樣兒。修祕書所收藏的當代名人的字畫，裝飾着牆壁；修小姐費盡苦心發明的木板沙發，都墊着厚褥，蓋着花毯；竹桌竹凳也都罩着藍的得到檯布與小墊；可是，這間客廳還沒有一點歡喜氣兒。窗外有一片綠竹，本來應當顯出秀美；相反的，越發使屋內黯淡淒涼。現在，屋內已相當的黑暗，而修小姐對菜油燈毫無好感，故不急於點上。在這陰暗的室中，她本當鬧些小病；可是，她今天很興奮，因為秦醫官也在屋裏。秦大夫近來對她的病頗感興趣，但未曾注意到她長得美，還是醜——這給他不少甜美的苦痛。現在，她斜倚着一條自造的沙發，姿態甚佳。秦大夫坐在個小凳上，手中拿着鉛筆，膝上放着一相當大的紙本。

秦 怎嗎，還是常做惡夢？

芬 頂可怕的夢！一嚇就嚇醒，手心上出着冷汗！嘔，秦醫官，那天你不是說愛喝紅茶嗎？我已經託人從城裏帶來了一些。（要往起立）我給你泡一杯去。

秦 我不喝！告訴我，什麼樣子的惡夢？

芬 總是夢見黑暗，還老是我自己一個人。什麼獨自走進一片可怕的黑樹林啊，什麼獨自遇見一隻頂大的鬼船，在一條黑浪滾滾的大河上漂着；忽然，從船裏伸出一隻車輪六的黑手來！

秦 老是你自己，沒有別人？

芬 要有了個伴侶不就好了嗎？假若有人陪伴着我，我想我會相當勇敢的。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——

秦 修小姐，你才十七歲？對大夫不說真話，怎能把病治好了呢？

芬 （往前湊了湊）你看，我多大歲數了？

秦 不會猜！嘔，修小姐，（忽然立起來）對於精神治療，我原本很懂，不過是想多研究一點，所以才常來打擾你！我所知道的那一點學理，跟你所說的那些現象，還沒法教我下什麼結論。

芬 你再多來幾次，或者，啊，一定，就能斷定是什麼病了！

沒有用！我對精神治療根本是外行。而且，以我的性格來說，就是專心去研究，恐怕也不會有什麼成績。算了吧，我還是好好的作個普通的醫生吧！那種醫學，心理學，玄學的混合玩藝，我弄不轉！恐怕弄來弄去，連我自己也要見神見鬼的了！

那麼我的病呢？

生活有規律，多運動！太對不起了！太對不起了！

這點事也值得這麼難過？

我不該告訴你什麼精神治療那套鬼話！我是個好學的人，喜歡讀書，近來讀了幾本關於心理分析和精神治療的書，恰好趕上你請我看病，我就想借機會研究研究。我太對不起了！修小姐，我十分的難過，我向你道歉！（要走）

（趕快立起來）你坐下，秦醫官！（送過糖碟去）請吃塊糖！

（不好拒絕，拿了一塊，並未放入口中。又坐下。見她也要取糖）。修小姐，胃不好，要少吃零食。糖，瓜子之類的東西頂好都不動！

（趕快放下）我向來不吃零食，這是預備招待客人的！秦醫官，（在他對面坐下）千萬別爲這點事難過！你知道，每逢你來看我，我就痛快多半天！

怎麼？

看這個地方，一天連個鬼也看不見，太寂寞了！我的病沒法不越來越重，心境太壞！

所以，我很盼着妳來，妳是這麼有趣！

我？有趣？

真的！妳是這麼強壯，熱心，有學問！我常對自己說：可惜，秦先生是個醫生，他要是幹幹政治什麼的，得成個多麼能幹，多麼漂亮的人呢！

我永遠不會幹政治！好，我該走了！

再坐一會兒！妳不知道我是多麼忙！

作事，作事，工作會給我們帶來快樂！

（靈機一動）呃，秦警官，（幾乎要拉住他的手）你教給我怎樣看護病人好不好？

我沒有工夫，你也吃不了那個苦！

教給我！教給我！哪怕是一點兒呢？

一點兒？一點兒有什麼用處呢？真可笑！（笑起來）

（也笑）你看，你笑得這麼甜密！呃，秦警官，你們作醫生的往往和女看護結婚，是不是？

還沒調查過！我可真該走了！

再坐一會兒！你看，這幾天我就沒這麼痛快的笑過一回！我真希望你能常常的來，我就用不着吃藥了！

秦 不能常來了，修小姐！

芬 怎麼？怎麼？

秦 （立起來）我要到前方去了。

芬 （也立起來）到前方去？幾時走？幾時回來？

秦 過幾天就走，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！

芬 嘿，你太無情了！

秦 是的，我也覺得太狠了點！你看，這裏的老百姓真可憐，打擺子拉痢本來都不是不治之症，可是一年不知道因打擺子拉痢死多少人。我在這裏，救了不少條命；我走後，萬一來個專門敷衍官事，不肯給老百姓服務的人，可就糟了！

芬 你不要走好了！

秦 前方的將士也十萬火急的需要醫生，我不能不去！再說，這裏的大人先生們的氣派，也教我不願再伺候他們！

芬 誰？什麼大人先生？

秦 像你的父親，修秘書。

芬 （驚異的）他怎麼了？

秦 沒什麼關係！我走啦！

芬 你不能走！你要不說明白了，我馬上就又得生重病，至少要躺一個月！

秦 沒什麼，真的！——他們的官僚氣一點也沒因為抗戰而減少一分一釐，救我看看難過！

芬 我的父親，官僚氣？你大概看錯了吧？他倒是愛聽面子，絕不是官僚氣，誰能不講面子呢？

秦 一天到晚弄些無聊的排場，說些無聊的話，作些無聊的事，都因為面子！不過，也好吧！（又要走）

芬 再等一等，只還有一句話！你千萬別誤會了他老人家！我明白我的父親，也敢說相當的明白你，我一定要把這點誤會解釋開！

秦 沒關係！

芬 解釋開以後，你就可以不走了吧？

秦 這點沒關係的事，怎能影響到我的去就呢？

芬 秦大夫，不要離開這裏吧！你看，你是這麼可愛的人，假若再能交際交際，應酬應酬，什麼醫院院長呀！衛生所所長呀，一定可以拿到手。以你的學問人品，再加上

院長或所長的身分，不就更，更可愛了嗎？你一定要跟我父親作好朋友，不要再誤會他。你們有了感情，他必定能幫助你！

秦 大概他和我永遠作不了好朋友？

芬 噫，你可真不客氣，秦大夫！

歐 (在門外) 修小姐！修小姐！

芬 誰？進來！

歐 (進來。已換上了旗袍，更顯得俊美) 喲，秦大夫已經來了？我還怕你不來呢！

秦 我是來給修小姐看病。

秦 秦大夫對我的病啊，非常的關心！唉，我簡直快變成林黛玉啦！歐陽小姐，你怎麼老

這麼強壯呢？我都快要嫉妒你啦！

歐 我一天到晚活忙，大概病是不找忙人的！

秦 唉，我真希望也有點事做，可是，唉，身分……

好，你們說話吧，我走啦！

芬 別走！

歐 別走！于科長不是說，修秘書請咱們吃飯嗎？

芬 你看怎樣？我說父親只愛講面子，而沒有官僚氣，對不對？噫，歐陽小姐，父親沒告

訴我，教我怎麼預備呢？

歐 于科長告訴了我，教我早點來通知修小姐。于科長已經教那個小館預備了酒菜。

芬 又是那個擺死人的小館！住在鄉下可真沒辦法！

歐 于科長說，請小姐預備一鍋飯，別的都不用管。

芬 （略帶興奮的）喔，我趕緊叫徐嫂預備！徐嫂！徐嫂！

徐 （在門外）抓仔？

芬 （摹仿齊川調，而不十分正確。）先燉上一壺水，水漲了，泡茶！泡了茶，煮一鍋飯！

徐 （仍在門外）懂不到！

芬 怎辦呢？！三天就換一個老媽子，兩天換個聽差的，換來換去，全是那樣！他們俱不能

把老爺太太小姐的臉面揭下來，扔在地上，跟橘子皮一塊兒掃出去！

秦 爲什麼一定要用人呢？自己不會操作操作？

芬 我——我有病啊！

歐 我去！常跟老百姓在一處，我倒跟他們說得來。一壺茶，一鍋飯是不是？

芬 （掙扎着）不要去，不要失了我們的身分！

歐 我沒有身分！不要緊！（下）

芬 喔！（要昏過去的樣子）

秦 修小姐，怎樣？（湊過去）

芬 養不住生一點氣！（嬌弱的扶住他）病又回來了！

秦 休息休息去。好不好？

芬 我得招待客人；特別是你在這兒，不能慢待了！你可千萬別走，萬一我要真暈過去了呢？

于 （推門而入）喲！修小姐，我道歉！屋裏還沒點燈，我以為沒有人呢！常來常往的慣了，把敲敲門的規矩全忘了，真對不起！

芬 （很自然的把手移開）差點又昏過去，幸虧秦大夫扶住了我！（坐在最近的小凳上）

手 小姐的病多虧了秦大夫費心給調治！大夫，請坐！

秦 我馬上就走！

于 喲，秦大夫，衝着修小姐你也不能走！坐下！（把袖按到一張小凳上，離她很近。）

修小姐，點上燈好不好？

芬 老趙又不幹了！你怎麼不把老趙叫來，幫幫忙呢？

于 老趙就快來到，做咱們的客人。

芬 是不是我又做着夢呢？老趙做咱們的客人？

于 一點不錯，小姐！他發了財！

他？

于 他，老趙！現在已經變成了趙先生！

秦 這是玩什麼把戲呢！于科長，你不覺得難爲情嗎！

芬 嘿，秦大夫！

于 等我先點上燈！（在牆角的小桌上，找到兩盞。）得，燈油又補教耗子喝乾了！（急中生智，打開公事袋，拿出電棒，豎立桌上。）先教你放點光明吧！

芬 （又氣又笑）于科長，怎麼這樣淘氣呢？這太不像樣子了！請叫聲徐嫂拿油來！

于 （喊）徐嫂！徐嫂！

徐 （在門外。）抓仔？

于 拿燈油來！燈油，懂不懂？

徐 沒得！

芬 我真不願意再活下去了！沒得，沒得，一切都沒得！

于 沒關係，修小姐！電棒不比油燈壞！大夫，你說——難爲情？一點也不！我問你，你是醫生，外國話是——Doctor。請問這個頭銜是白來的不是？錢哪，這麼厚（比畫）一堆洋錢買來的呀！老趙現在有了這麼厚一堆法幣，天然的他可以買來「先生」二字！

秦 不懂！（猛的立起）走啦！

芬 不要走！

于 別走！（去攔）這教我太沒面子了！（棄已去）

芬 于科長，你爲什麼瞎扯這一套呢？

于 我十二萬分的抱歉！不過，小姐的事，我一定幫忙！

芬 我有什麼事？你幫什麼忙？

于 還用我說，小姐？

芬 于科長，你可別給我造謠言！他是來給我看病，他不過是個大夫，你要知道！

于 不久他就是戰區的軍醫處處長！

芬 處長？

于 啊！少將或中將銜，按說，我是科長，他是醫生，我正管着他。可是，我對他很客

氣。爲什麼？我有眼睛，看得出事來！一個不大顧面子的人，像秦大夫，必定有個很

大的面子在他後邊，像月亮看不起星星，正因為有太陽給她幫忙。小姐，你看對不

對？

芬 是的，他倒是個有出息的人，我也看得出！

于 「兩」個戰區的司令——長！官都給他來過電報！

芬 可誰嗎？

于 他不像些扯謊的人！

歐（端着茶進來）喲，秦大夫呢？

芬 真對不起你，歐陽小姐！到我們這兒來作客，反倒替我們端茶倒水的！這個秦嫂！實在太不像話了！

歐（獻茶）于科長，吃茶！

于 謝謝，謝謝！

歐 修小姐！（獻茶）我伺候慣了病人，永遠閒不住！

芬 我羨慕你！可是，我作慣了小姐，唉，無法！

于 歐陽小姐，你既閒不住，我再求求你，你再找秦大夫一燴去，可以吧？

歐 不用再找他，他不喜歡交際應酬！

芬 我同你一道去，秦大夫囑咐我多運動！

歐 小姐你走的慢，追不上我。

芬 那倒也未必，我要是打起精神來，連秦大夫也能追得上！

歐 唉，我還得先拿點燈油來吧，不要這麼糟蹋電！（下）

芬 于科長，假若秦大夫上前方，這個小看護也去吧？

于 她說，她也去！所以——

芬 什麼？

于 有道是先下手的爲強……

芬 你怎麼了？我要不看你是老朋友，真要惱了你啦！

于 （嚴肅的）小姐，連修祕書帶小姐你，都——請原諒我的嘴直——有點太——太——太教我着急！這是抗戰期間，我們不管是不是忙還是忙，總得做出十分緊要的樣子來！可是，小姐你不緊張，修祕書更不緊張，我——我是祕書的好朋友——我很着急！

芬 于科長，莫非，難道……

于 沒事！什麼事也沒有，我只是希望小姐你勸勸修祕書，請他老人家緊張一些！他老人家有出路，我就跟着有好處，這是實話！

芬 父親真怪可憐的！年紀那麼大了，教他跟年輕的人比着幹活兒，他受不了！告訴我，是不是有了什麼風聲？你是父親一手……

于 沒有！更沒有！我這不過是說說知心話，大家好都有個無患！小姐你自己的事，也得——

芬 我有什麼事？別再說了！

斯 （上，提着油瓶）徐嫂對我很客氣；看，這不是油？（添油，點燈，把電棒放倒，關住）

我頂喜歡這種翠綠的小燈，看，多麼好玩！

我恨死牠了！不夠燈的身分，還冒充是個燈！

歐 喔，修小姐，難道有身身囉？

芬 什麼都有一定的身分！啊，歐陽小姐，秦大夫要是上前方，你也去吧？

歐 我也去！看，砲道響着，壕溝除，大夫，看護，一齊跑上去，從戰場上往下搶救傷兵，多麼有意思，有意義呀！喔，秦大夫要是在這裏，他才會形容呢！于科長，我找他去吧？

芬 等老趙來，教他去吧！

于 小姐，老趙可再也支使不得！

歐 老趙還起來了？

于 比我闊多了！

歐 比科長還闊？

于 我有什麼呢？脫下這身中山裝，我跟條魚一樣的什麼也沒有！

芬 歐陽，來坐一坐，我問你點事！

歐 算了吧，不用找秦大夫去了，他最怕應酬！（坐）

趙 （在門外）修小姐！

于 老趙來了！（迎去）進來，趙先生！

趙 （進來）歐陽小姐也在這兒哪？

芬 老趙，唔，我還得叫你老趙！

于 多年的朋友了！坐下！坐下！（拉趙坐下）

歐 老趙，聽說你送了財？

趙 （又立起來）歐陽小姐！那回我有病，多虧您招呼我！等我的錢到了手，我必得好好地

送您一件禮物！

歐 用不着，老趙！送給我，還不如送給傷兵呢？

趙 也好，我聽你的話，你是好人！

芬 你看，老趙，難道我，就是壞人嗎？告訴你，雖然我是這樣病病歪歪的，我也還願意

幫助你！你是個新發了財的，對於交際呀，禮節呀，穿什麼衣裳呀，恐怕還不大，不

大！

于 熟習！

芬 不大熟習！我們都願意幫你的忙，絕不至於教你露了怯，丟了臉！對不對，于科長？

于 是呀！咱們得給他立個訓練班，不，講習班！（坐）

趙 你們在這兒說話吧，我看看徐嫂去。

于 看徐嫂去！

趙 廚房裏比這兒舒服！

于 你可千萬別再說這樣的話！你要知道，你現在是有身分的人了。

趙 在我們鄉下，有幾十頃地的財主還自己去挑糞呢！

芬 那不行，老趙，你一定要學打牌呀，喝咖啡呀，才能像個 Gentleman！

趙 像個什麼？小姐可別罵人哪！

芬 （天真的笑起來）你看，你就不知道我說的那個字，那是個外國字！哼，你該學的事太多了！

趙 發了財更麻煩了！

于 科長，修小姐，幹嗎這樣爲難他呢？

歐 爲難他？我們是真心實意的幫助他！

歐 我看哪，什麼打牌呀，喝咖啡呀，都是無聊！

芬 嘔，歐陽小姐！

于 聽！（外面有話聲）大概是方心正夫婦來了！

芬 （興奮的）誰？方心正和單鳴琴？那太好了！

于 （看趙要去開門）你別動，拿出身分來！坐下！（自己迎出去）方先生嗎？這裏！

芳 （興奮的忘了病，輕快的走到門旁）鳴琴，是你呀？（方與單聲勢浩大的走來）嘔，鳴琴！（擁抱，如演電影。此時，趙又立起。方先生把太太的小傘交給了老趙。）

于 (忙着給大家介紹，忙着搶過來小傘)。方先生，這就是趙先生，剛發了財的趙先生！
方 嘿，太對不起了！久仰！久仰！（過來握手）鳴琴！過來，這就是新近以財主姿態出現的趙先生！

單 就是你呀！（握手）嘿，趙先生，我們的實業公司算你一百股好了！是不是，心正？

方 是的！趙先生，我們現在正招股，開個實業公司！

單 丁院長，馬院長，賀部長，馮秘書長，張秘書長，全認了股，這裏的馮秘書，于科長，修小姐，還有——（不幸的忘了歐陽小姐的姓）這位小姐！

歐 沒有我，我買不起股票！

單 哪有的話！哪有的話！老這麼客氣幹嗎？（對趙）我是說，他們都認了股。我們絕對保險，作下一年來，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紅利！

趙 于科長，咱們要是作生意，有這麼大的利錢嗎？

于 總得多一點，至少百分之三十五！

單 你們也做生意？

于 趙先生和我是老關係！

單 嘿，趙先生，那可不行！你還能娶一個女太太的面子嗎？于科長，咱們可先別取鬧爭的姿態！

方 先教趙先生看看那張認股的名單。

單 在皮包裏呢！

芬 鳴琴，你先坐坐，等一會兒再辦那些事！你這麼忙忙叨叨的教我頭昏！（她自己跟歐陽都坐下。）

單 小姐，這是抗戰期間，還能不緊張點嗎？（拿了皮包）這就完，我馬上陪你說話兒！難得你還這麼漂亮，這麼活潑！

單 （一邊說，一邊掏）謝謝小姐的稱讚！漂亮！不敢當！活潑，倒許是真的。人生就要賺個火熾熱鬧！（只顧說話，沒留神手下；名單很大，把路上未吃完的兩個燒餅夾在裏面。掏出來，燒餅落在地上。）

趙 （急忙去拾）我當是什麼呢？兩個燒餅！

歐 名單裏出了燒餅？！（天真的笑起來）

芬 歐陽！歐陽！

單 （也笑起來）趙先生，快把牠放在一邊吧！太好笑了！你看，我們哪，在鄉下散步，看見了一所大宅子，裏面有很多的花草。

方 菊花和晚香玉一塊兒開放，四川的天時真是好的出奇！真是天府之國！

單 我們倆就手拉手的，像度蜜月的新夫婦似的，走進去看看花。好，兩條小驢子似的大

狗，毫不客氣的把我飼堵在了牆根！幸虧房主人出來了，給我們解了圍！

方 要不然，非受點傷不可！

燒餅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

于 別忙啊！你們記得前幾年那位凌司令？

凌自安？

于 對呀，凌自安司令！他告訴我的：無論多麼利害的狗，都要賄賂！所以到鄉下閒遊散

逛啊，總得帶着吃食！

于 所以就買了燒餅？

你的結論很正確！

趙 燒餅打狗，真有點可惜！

那，天華公司孟小泉經理的兩條獵狗，還一月吃三百塊錢的牛肉呢！

方 鳴琴，狗的問題可以結束了吧？

是的。趙先生請看看名單吧！（遞名單，與修小姐坐在一處。）

單 于科長，菜怎麼還不來呢？我早已餓的慌了！

吧，這位小姐可真爽快！連我這走了二三十里路，還沒敢開口呢！

于 老楊辭了工，徐嫂又不聽調動，沒個人去催一催！

方 不忙！不忙！（坐下）

歐 老趙，你跑一趟好不好？我是真餓得慌了！

芬 歐陽，我的面子都——唉！住在這個鬼地方，連餅乾都買不到！

軍 早知道，我們從城裏帶兩筒來！前天，李秘書還送給我們兩筒兒，由飛機運來的！

于 我自己跑一趟吧！

芬 于科長，你絕對不能去！

趙 我去吧，我走的快！

于 謝謝你，趙先生！就手兒催秦大夫一下，你就說修小姐請他，一定要來！

趙 （交同名單）好啦！（下）

軍 嘿，修小姐，是一位醫生啊？

芬 什麼話呢！于科長，不要老這麼胡扯！

方 那有什麼關係呢！醫生在這年月，地位並不低！

軍 我的同學，葉文花，焦鳳凰，還不是都和醫生結了婚？她們都很過得去！

歐 修小姐，秦大夫的人很好，醫道也很好。可是未必能作個好丈夫，他有些特別的脾

氣！

芬 看誰當然是明白大夫的！

歐 我說的是實話，好話！

芬 哼！

單 (趕緊岔話) 喲，這位小姐原來是看護呀？我的表妹也是看護，看護大學畢業！

歐 看護大學？那只有美國才有！

單 可不是，表妹正是留美的！

于 (輕輕拍掌) 對不起，攔諸位清談！乘著老趙沒回來，我要提出警告！老趙是個鄉

下人，未必肯往出拿錢；方先生，單小姐，可別太逼緊了他！我先約的他，和我經營個小買賣，我想就這由我獨自跟他交涉好。再說呢，還有修祕書的關係！

芬 爸爸不會去作生意吧？

于 我知道！可是我有辦法！這年月，連傳教的牧師都得做生意！

芬 要是父親願意，我自然不反對。唉，生活太難了，要能不傷咱們的身分，而又多收入

幾個錢，也不算壞事！那麼，鳴琴，面子事，你就別再拉老趙入股了！

單 咱們都是講面子的人，不過爲了生活，彷彿就不能不努力奮鬥！

歐 (立起來) 修小姐，于小姐，我先走一步了！

于 飯馬上就來，再稍等一等！

芬 你要是這麼走了，不是教我臉上難看嗎？

歐 還不是飯的問題！（控制不住自己）我看，你們這些講面子的人太不要臉了！

大家 什麼？！

歐（往外走了兩步）老趙的錢是老趙的，你們爲什麼要算計過去呢？你們是講臉面的人，還是騙子呢？（憤憤而去）

芬（在大家沈默一會兒之後）對不起！我得休息去了！（要往起立，被單拉住）我，我沒想到，在自己家裏會受這樣的污辱！我招待一個小小的看護，已經是過度的客氣了；他倒……

于 修小姐，這沒什麼，我有辦法！因爲秦大夫有了新的發展，我才敷衍秦大夫；因爲敷衍秦大夫，我才給小看護一點臉！我是事務科的科長，正管着他們，我有辦法！

單 修小姐，千萬別生氣！跟沒有地位，沒有身分的人，犯不着生氣！你要是氣病了，連我們倆的臉上可就不好看了！

于 修小姐，都是我的錯兒！

芬 不要再提了，于科長！我想父親決不會去作買賣，我們修家是世代書香！

方 于科長，你看，小姐已經讓開了，就還教老趙入實業公司的股好了！

單 心正！你怎麼還敢說這件事呢！

于 總而言之，統而言之，都是時代的毛病！這時代太偉大了，偉大得把個科長啊，司長

軍 啊，全彷彿看不見了！要是在太平年月，憑我這個科長，哼，小洋房一住，小麻將一打，舒舒服服，自在在在，還用得着費盡心機去混三頓飯吃？教我悲觀！悲觀！

何必呢，科長！我們掙扎，奮鬥，爲了什麼？爲維持我們的身分，體面。這個動盪是完全純正的！前天，我遇見邱參事，他對我說：敵機轟炸的時候，他寧願炸死，不能倒在地上，怕弄髒了洋服！我們也要有這種精神，教這種精神，通過我們的努力與犧牲，永久不滅！

方 （鼓掌）鳴琴，好！再來！

芬 父親怎還不同來呢？我實在支持不住了！

單 我們本來要跟老人家一道來的，可是他老人家說，還有封要緊的信得寫。

于 祕書說接到一封怪信。

芬 什麼怪信？

于 我沒細問。哼！今天彷彿專出怪事！

趙 （同秦大夫上）于科長，飯吃不成了！

于 怎麼？

芬 呃，秦大夫，我的頭又昏得厲害！

單 呃，這就是秦大夫嗎？快請過來，小姐等你都快要哭了。（秦不語，不動。）這位大

夫可異慮肅！

于 飯怎麼吃不成了，趙先生？

趙 小飯館不再賒賬！劉老闆說，科長欠他二百多啦，餛子小，東西貴，賒墊不起！

于 這是劉老闆說的？好，明天我教他關門就是了！

趙 于科長，別那麼辦！劉老闆的買賣小，沒有多少本兒往外出墊！

于 要不虧了我，他就能租到房？要不虧了我，就會有人照顧他？過河拆橋，忘恩負義！

秦 我賞給他臉才賒他的，就是白吃了也名正言順。好，沒二句話，明天我教他關門！

于 于科長，我已經發了電報，決定到前方去，請你另找人，務必請在十天以內找到，我好早點起身！還有，老趙要跟我走，我順便把他送到家。

方 單 怎麼？趙先生要走？

于 秦大夫，我會給老趙找車，教他多住兩天，我還有事跟他商議呢。

秦 于科長，老趙是個老實人，關不過你們！

于 我又不是土匪強盜！秦大夫！

芬 （走過來）秦大夫，明天務必請過來一會兒，我這得問問你，該吃什麼藥呢？

秦 用不着再吃藥，多運動，多吃點有滋養的東西，管保會好的！

芬 你再來「一」次！

秦 用不着再來！

芬 好吧！我有方法治你！（往回走）

秦 治我？我怎麼了？

芬 （站住）你高興嗎？就來跟我講戀愛！

秦 我？講戀愛？

芬 問問他們！

于 我知道，秦大夫！

芬 你不高興嗎？就扭頭一走！你損壞了我的名譽！

秦 我？

于 秦大夫！

芬 等我說完！我賞給你臉，才准你常來常往。你以為，憑你這麼個（伸小指）小小的醫生，就配跟我交朋友？你以為，憑你這麼個（再伸小指）小小的醫生，就可以隨便戲弄我？

秦 這是從哪裏說起呢？

方 我看，咱們還是先解決吃飯問題吧！

單 心正！你敢再開口！

秦 老趙，我們走！

修 （上，正與秦趙碰頭）你們回來！有事要問你們！

趙 （看秦仍要走）大夫，祕書說有事。（秦無可如何的一笑，回來。）

修 （如沒聞然，看着大家，大家都已立起。）秦大夫，聽說你要到前方去了？既然已經要走了，何必迴避劉司長的挑撥支使，故意與我爲難呢？

秦 這又是哪裏來的事呢？！

修 你是劉司長薦來的？

秦 不錯！

修 那，你有不幫助他來和我爲仇作對的？

秦 我是醫生，不管你們的閒事！還告訴你，我所以要到前方去的原因，一半是因爲前方需要我，一半是因爲看不慣你們的臭官僚氣！

秦 ——

秦 國家到了什麼地步，你們還爲豆兒大的事瞎吵亂鬧，爲什麼不把心思力氣多往抗戰上放一點呢？

修

你以為我老了，勢力不行了，處處藐視我！我還不老，我還有很多的辦法！頭一項，我不會教你好好的走了！于科長，他屬你那一科管，開他的差！你抹我的面子，我也會教你難堪，教你終身的履歷上老有個黑點，有個免職撤差的黑點！同時，我也叫劉

秦

哈哈！你們都是白天見鬼！沒工夫跟你們費話！（下）

芬

（往前趕了一步）秦——

修

你幹什麼，繼芬？（看她垂首無言，轉對于。）于科長，你有開除他的勇氣沒有？

于

我有！不過，祕書不是答應了我，教我約他來吃飯，大家言歸於好嗎？他不但得罪了您，他又得罪了修小姐。

芬

他沒有！

修

繼芬，你少說話！

于

他不但得罪了——（看她一下），而且得罪了我，我本應當馬上教他知道知道我的厲害！不要說祕書您，連我姓于的也不是豆腐作的！可是，我辦事，總把眼光放遠一些——

修

這，我是跟祕書學來的——我看他要到前方去，多少總算有了點發展，所以——

單

到前方去是外放，外任不如京官，用不着敷衍他！

修

祕書，現在前方可也有升官升得很快的，于科長的願慮不能算是錯誤。

修 請您二位先生——坐——吧，繼芬，你領她們到別處坐坐，我先跟于科長談點要緊的事。

芬 爸爸，你怎麼了？我，我很不放心！

修 你去吧，沒事！沒事！

芬 那麼，方先生，鳴琴，你們先到這裏來吧。（領路往外走）

單 待一會兒見，祿齋，科長，趙先生！（同方隨芬下）

修 老趙，你也去吧！

子 你到徐嫂屋裏去等我，千萬別走！

趙 飯怎麼樣呢？

于 有辦法；到完全沒辦法的時候，我帶你上我家裏去吃！你千萬別走！（趙下）修祿齋，

到底怎麼回事？

修 坐下談！（落坐）你今天告訴我，教我緊張着點，是不是？

子 作個樣子，教人家看稿好看！

修 你並不是這個意思，你不對我說實話！

于 我？我能不能對您說實話？

修 我剛才想過了，人人都似乎有點輕視我，自小小的看護上至司長，全小看我，我不會

看不出來！他們輕視我，必然有個原因，你不會不知道！可是，你不告訴我！

于 我真沒看出什麼來！真沒聽到什麼！

修 你可是告訴我要緊張着點！那個姓周的書記還說過，我的地位——

于 一個書記的話，聽牠幹嗎？至於我說請您緊張點，不過是大家都那樣，咱們也不能不隨着，沒有一點別的意思！

修 緊張？我剛才就試驗了一下。我想一氣批完五件公事。（打開皮夾）這不是？（拿出公文，用手背拍着）可是我頭昏手顫，看不下去！而且，勉強看完，我批不了；他們故意把難辦的案件交給我，教我無從下手！作了廿多年官，我還能教公事給難住嗎，可是——

于 您這兩天，身體不大好！

修 我明白了！明白了！這不是什麼緊張不緊張的問題，而是他們要設法趕出我去！我的生活這麼苦，沒人體貼；我的資格這麼老，沒人尊重；我的年紀這麼大，身體這麼壞，沒人同情！他們緊張嗎？並不然！我應當緊張嗎？也不然！只是因為他們大家要拿我這個地位，所以故意與我爲難，故意說我辦事太慢！不然的話，他們就應當體貼我，尊重我，同情我，不要說我這天天去辦公，就是拿乾薪，永遠不到部辦公，他們也得必恭必敬的對待我！

于 真的！理當如此！不過，你老人家也別太悲觀了。您的經驗是太平年月的，現在是在打仗，這就大不相同了！

修 難道一打仗就應當不講資格，不講身分？我告訴你，我已經下了決心！什麼決心？

修 我要幹一幹，教他們看看，到底誰成誰不成！對反對我的人，小自書記看護大夫，大至司長，秘書長，從今天起，我一概不再寬容客氣，他們斜眼看我一眼，我就劈面敬他們一舉！同時，我要活動，要發展，秘書還不是我老頭子最後的官銜！

于 好！我一向是您的人，今天明天，以至永遠，老是您的人，我必盡心力而為，幫助您成功！不過，我們頂好是積極進行發展的計劃，不必消極的多得罪這裏的人；等我們的計劃完成了，教他們看，嚇他們一跳，豈不更大仁大義，更漂亮？我已經開了火，就不能再鳴金收兵。

修 跟誰開了火？

修 秦大夫之類的人！我當面申斥了他，他還有個不去報告給劉司長的？我跟他們幹，幹到底！哼！拿這幾件破公事來為難我？哈哈！（把公事塞在皮夾中）

芬 （已在門口偷聽了一會兒）爸爸，你先吃一點東西吧？
修 不餓！教他們氣我就氣飽了！

于 哩，我去催飯！無論如何，我也得把飯弄了來！

芬 于科長，我絕不是來催你，別誤會了我！

于 不，我曉得！我得和劉老問那小子去算帳！（拿起電棒等物）我馬上就來！（下）

芬 爸爸，你一定要先吃點東西！（奮發有爲的樣子）徐嫂！徐嫂！

徐 （在門外）啥仔？

芬 你進來！

徐 （上）啥仔？

芬 飯煮好沒得？

徐 煮好了。

芬 還有榨菜沒得？

徐 沒得！

芬 還有幾個雞蛋？

徐 三個。

芬 去炒雞蛋！

徐 雞蛋？我已經吃了！

芬 怎麼？

徐 曉仔時候了？你們不吃飯，未必我也跟著餓飯！你們不買菜，教我吃白飯哪？我扒幾蛋炒了飯！

芬 你去買點什麼來。

徐 天黑都黑了，我哪裏去買？

芬 去叫小館叫兩個菜來。

徐 菜不贏了，館子關了門——

芬 你滾！

徐 好，明天早上走！（下）

芬 （哭）我辦法活下去！

修 繼芬！繼芬！不要委屈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！你這二年，隨着，我受了大罪！不過，爸爸有辦法！我還要，還能，恢復從前的光景，教你不受屈，教大家看看我還有本事！

芬 （止住淚）爸爸，告訴我實話，衙門裏是不是有了什麼風聲，教您這樣的生氣？

修 沒有！我資格老，經驗多，要論官場中的一切，他們誰比得了我？繼芬，無論如何，

爸爸不會丟了身分！你是我的女兒，你要安慰我，了解我！咱們忍受這一時，不久爸爸就會有發展！你看，我是老無用了嗎？我的能力不如那羣年輕的冒失鬼們嗎？

芬 他們十個也比不上您一個！

修 好，繼芬，幫助爸爸，咱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！去，把方心正夫婦叫來！

芬 （走到門口）鳴琴，方先生，請到這裏來！

修 他們來了，你可以休息休息去，我會招待他們。

單 （同方上）于科長走啦？

芬 他僅飯去了。

單 嘿！修秘書，你老人家的精神可真好，一天辦那麼多的事，還招待這麼多的朋友！

方 秘書是老當益壯！

修 你們坐下！（他請坐）啊，繼芬，你去吧！

單 小姐先休息休息去也好！

芬 待會兒再談，我的頭老發昏，對不起啦！（下）

修 心正！鳴琴！剛才我給張用行秘書和衛次長都打了電話，他們都說沒見到你們！

單 奇怪！

修 你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是不是家產弄光，到處找便宜飯吃呢？

方 房子嗎，被炸了！

單 三分之一，沒多大關係！

修 你們說實話！

不 我們難道是說假話的人？修祿書！

等 聽我說，你們要是死在外面，非找救濟不可，我可以給救濟會，江蘇同鄉會，職業介紹所，打電話寫信，他們都不好駁我的面子，必定給你們想辦法！

方 修祿書，你看我們是肯到救濟會去的人不是？

單 咳呀，我的修祿書，你怎麼這樣看不起人呢？！

修 別再耽誤工夫，你們是不是困住了？

方 沒有！我們還要辦實業公司呢！

修 好，你們二位在這裏！

（急） 好了！我們老遠的來看你，你就這樣的對待朋友啊？！

（怒） 喝！客氣一點！

修 我的心境很壞，你不要再給我添麻煩！再說，我正在有所活動，家裏不能收容難民！我求求你，趕快離開這裏，免得教我的仇人知道了，又給我造謠言，管這裏叫

難民收容所！

（修祿書，我們不走了！）

加把全部財產拿到上海去，作了

（搖頭）忘了你們是掛牌門第！

（方）別人都作買賣，我們就見獵心喜，也玩一玩，並非要作一輩子的商人！

（修）你們賠了？

（方）我們的運氣不好，賠得一乾二淨！現在，我們是一無所有，祕書你能不幫一下忙嗎？

（修）沒辦法！你（方）沒財，沒有發成，倒來麻煩我，我沒辦法！

（方）（哀求）恩！恩！把我們趕出去嗎？咱們都是謀面子的人！

（修）（方）（哀求）恩！恩！先別救濟會求點救濟，然後我給你（指心正）找點小差事！

（方）小差事？我不能作，我作過科長！

（修）太難了！你們太難了！你們跟個窮老頭子過不去，是什麼心意呢？

（方）祕書，你會窮！

（修）（無可奈何的點頭）我的收入不夠我支持這個（指臉）的！你們不曉得，誰也不曉得！

（方）我的苦痛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！你們就不要再為難我了！

（修）（吃得大醉，七扭八歪的闖進來。）修祕書，走，喝酒去！

（方）你是怎麼回事？啊！

周 走！喝——喝——一杯去，給個面子！

修 你敢再胡鬧？滾出去！

周 不論他是誰，敢再敢我——喝——滾出去，我就揍他！（要往前撲）

旁 （去攔）先生，先生！有話好好的說！

修 老趙！老趙！

周 （向方）你跟我喝一杯去！有的是酒！

趙 （跑來）怎麼啦？

修 把他趕出去！

周 老趙，你也在這兒呢？走！你們倆——喝——也去！

趙 周先生，周先生！（拉住他），

周 沒人看得起我，我知道！老趙，薛大嫂（指單）！

單 我姓單！

周 你——都捧我一場！看，（掏口袋）我還有五塊錢呢！秦大夫——好人——給我的！走

有酒有飯，就缺點面子！

方 我不去吧？咱們素不相識！

周 難道你們不餓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！喝！

軍 那·似乎也得說個「請」字吧？

周 我「請」！

軍 心正，他是「請」客，似乎別廢他的面子吧？

修 你們敢去！

周 祕書也得去，我一箇月的薪水……

軍 準有酒飯啊？

周 我還礙你？

方 走啊，鳴琴，別太傷了面子！（夫婦架着周，趙閃開。）

修 太豈有此理了，明天我開除了他！

趙 他是喝醉了！

修 我問你，他是誰薦來的？

趙 不知道。

修 總有人支使他，到這兒來胡鬧；憑他自己，他沒有這個膽子！

趙 他是喝醉了！

修 哼！我跟他們幹！幹到底！明天我先開除了「他」！（幕）

第三幕

時 第二幕的數日後。

地 修祕書家中。

人 修祕書 于科長 秦醫官 修繼芬 歐陽雪 周明遠 方心正 單鳴琴 趙勤
開幕 修府整個的陷於苦惱中。徐嫂已辭工，但方心正夫婦卻沒有絲毫辭別的意思。修祕書正患着一點「面子病」。修小姐本是多愁多病的人，這幾天也更憔悴可憐。雖然想

想臥牀不起，她可是還不能不出來。因為一眼看不到，單鳴琴也許就——舉個例說——把客廳裏的檯布剪成小塊，當作手帕用。看吧，開幕時，單小姐已經在客廳裏低聲的唱。她穿着修小姐的綉花高跟鞋，披着她小姐的秋大衣，臉上塗了修小姐的香粉——所以顯得特別的厚。

單 (低唱着一段西洋的情歌，從容的各處搜尋。) 哼，把香煙「都」藏起來了！(笑了笑) 真還到！

芬 (輕輕的進來，看着單，半天——) 鳴琴！

單 喲，你吓我一跳！(趕緊過去拉住芬的手) 你不是不大舒服嗎？幹嗎這麼早就起來？現在才十點多鐘！

芬（冷笑的）不能不起來了，給我的大衣教老鼠給咬了！

軍 穿在我的身上是絕對保險的，我的穆小姐！你等着，等我的皮箱都來到，我送給你一件——也許兩件——最新式的秋大衣！

芬 嗚琴！嗚琴！你是怎麼了？你們在上海把產業全隨便的——

軍 不是隨便的，我們的確有計劃，有勇氣！運氣不好，那誰也沒辦法！

芬 你什麼東西都沒有了，怎麼還說什麼皮箱，秋大衣呢？

軍 哈哈，你還是沒結婚的小姐，太幼稚！我這結婚過，見過世面，嘗過些世上甜酸苦辣的人，就不能不虛虛實實，真真假假。只要面子上好看，就說上一大套，起碼也熱鬧熱鬧，好不至於教自己太悲觀了！

芬 要是教人看出破綻呢？

軍 面子就像咱們頭上的別針，時常的丟了！丟了，再找回來，沒關係！

芬 要是找不回來呢？

軍 拉倒！——只有這個態度，才能處處爭取面子，而不至於教面子給犧牲了！

芬 我不能明白！（慢慢的來回走，忽然立住。）嗚琴，我們說點真的話，好不好？

軍 真話？真話可往往戳破了這個（指臉）

芬 我沒法再顧那個入！告訴我，你們夫婦到底有什麼打算呢？

單 計劃很多，早晚總會有幾個能實現的！

芬 在計劃不能實現之前，你們就在這裏——

單 養精蓄銳！

芬 鳴琴！你知道父親的脾氣，你知道現在物價是多麼高！

單 修祕書是最諱面子的人，況且作官多年，還沒有點積蓄？我看，一切不成問題！

芬 父親請排場，沒剩下錢！鳴琴，說乾脆的吧，你在這兒也可以，你知道徐綬走了，不

好找人？

單 怎麼着？你難道想教我作「有缺即補」的老媽子嗎？你看看我這雙手吧！還是那麼白不

是？我的手跟你的手一樣，不是爲生火煮飯長着的！

芬 唉！（無力的坐下）

單 修小姐！修小姐！別生氣！我在這兒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用處！小姐，你今年——

芬 幹嗎？十七！

單 當初，我十七了八年，十八了五年。現在，我結了婚，不在乎了，所以對人說我二十

二。不過十七也罷，十八也罷，並不能解決問題！等到咱們的臉不大幫咱們忙的時候，

嘴裏越說十七，心裏可越發慌！

芬 別說了！我心裏直鬧得慌！

「單 恐怕痛哭一場才更合適！告訴你吧，我的作用就是能幫忙你解決了你自已不能解決的問題！秦大夫——」

芬 他與我沒關係！

單 何必跟我還這麼嘴硬呢？

芬 世界上不見得只有他這麼一個男子吧？

單 江裏儘管擠滿了魚，不去釣的連一條也得不到手！抓住他，告訴你，抓住他！

芬 你把我看成什麼樣的人了？！

方 （匆忙的進來，穿着修祕書的大衣。）鳴琴！喲，修小姐也起來啦！

芬 （勉強的一笑）怕起來太晚了，沒人給你們拿件衣服什麼的，天氣相當的冷了！

方 哈哈！用不着小姐操心，自家人還鬧什麼客套嗎？修祕書的大衣，我穿着正合適！

單 可憐猶微肥了一點！

方 鳴琴！好消息，我找到事作了！

單 什麼事，心正？

方 祕書！

單 你看多麼巧！住在祕書家裏，你也就作了祕書，多少薪水？

方 薪水不薪水的倒沒多大關係，我要的是這個頭銜。有了頭銜，我還是進行咱們的實業

公司！

單 對！萍蕪水是有有限公司，辦實業是無有限公司！你什麼時候走呢？我去給你收拾行李！

芬 鳴琴，你又——

單 （笑起來）你看，我老以為這還是太平年月，要動身就得收拾行李！噯，心正！

方 怎樣？

單 我捨不得你，咱們一塊走！

方 那麼咱們就去跟修祕書辭行！

芬 他老人家身體不大好，我替你們說一聲吧！

方 我「彷彿」還得跟祕書借點路費！

單 又是借，又是借，我恨透了這個「借」字！

方 世界各國的政府還都免不了借款，這並不寒慚！我看哪？鳴琴，你還是多在這裏住兩

天，等我在重慶把一切路費佈置一下，再來接你；這樣，可以減少些你的苦處！

單 我捨不得你！

方 我是怕你受罪！

單 修小姐，心正沒別的好處，可是有顆金子作的愛心！好吧，修小姐，「你」給他點錢，

教他快快的走。我呢，再多住兩天，聽他的消息；同時也好專心的辦辦你那件事。

芬 哪件事？

還裝什麼傻呢？好修小姐，給他點錢！你不要動，我去拿你的皮包！在枕頭底下放着呢，是不是？一定是，枕頭底下是最放心的地方！（下）

芬 方先生，難得你能駕馭這麼一位太太！

方 第一流的女人，連討厭都討厭得可愛！

芬 不當着您太太的面，告訴我實話，你到底找到什麼事了？你不說實話，我不能幫助你！

方 祕書！

芬 什麼祕書，這麼方便？

方 調查研究會的！

芬 調查研究會還有祕書？

方 他們本來要調查我，我力爭非叫祕書不可！

芬 那能有很大的收入嗎？

方 當然不能。不過，只要今天來個祕書，明天再來個什麼委員，我就有了身分，也就有了辦法！假若今天有人給我五百塊錢的薪水，而名義是書記，我寧願餓死！

芬 這也有些真理！

方 修小姐，你也是個了不起的女子！一般人是絕對不會了解我這點苦心的！更坦白更深刻的說吧：我寧可去欺騙，也不肯手背朝下去求救濟！我今天求了你，是因為小姐你能了解我！看見沒有？我的手直顫，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說真話！

單 （從老遠就喊）修小姐！修小姐！（進來）你可真行！我怎麼打，也打不開這個皮包！這些隨身帶着呢，是不是？

芬 大概是！（立起來，接過皮包，微笑着掏胸前的口袋，把皮包打開。）方先生，你拿五個塊錢去吧。

方 修小姐，這可是暫借，日後一定償還！鳴琴，不過三五天，我必定來接你，連修小姐也接到城裏去玩上幾天。

芬 我父親的大衣——

單 好在他馬上就回來！心正，從結婚到今天，咱們沒分離過一天，我真——（很難過）

方 鳴琴，要堅強，掙扎！修小姐，我可把她託咐給你啦！（往外走）

單 （追着他）心正，蓬蓬！快回來呀！心正，路過——旅館的時候，把歐陽小姐請了來！

方 她肯來嗎？

單 你就說我和修小姐都不大舒服，大夫和看護一聽說有病，就忘了以前的事了！快回來

呀！（看他走去）唉！

芬 你教歐陽雪來幹嗎？

單 爲辦你的事，要辦就急不又快！

芬 我看這全是胡鬧！

單 我完全出於至誠！我不忍看我們這樣的女子入了尼姑庵！

芬 鬧出笑話來呢？

單 你是又怕，又要試試！

芬 怎麼？

單 要不然你幹嗎留住我，不教我同心正一塊兒走呢？

芬 我什麼時候留你來着？

單 你可也沒堅決的教我走，不教我走就是有意留住我！

芬 你呀，嗚呼，真教我沒了辦法！好吧，你等着她吧，我不能見她，不屑於見她！（要走）

單 都交給我辦吧！請放心，我決定不會把事辦壞了！（芬下，單看着她的後影，點頭微

笑。方輕輕的上來。）你請了那個小看護？（方點頭）好，拿來！

方 （拿出剛才得來的五十元）還是老辦法？

單 當然！把錢全數交給太太的，才是應登的好丈夫；這個原則我永久不變！（接錢）
方 我真得上重慶嗎？

單 當然得去！五十塊錢，一件大衣，還不走？再說，你還得去上任呢！

方 你呢？那件婚事有成功的希望嗎？

單 管牠成功不成功，至少我還得教修小姐再開兩次皮包！你去吧！

方 光是這件大衣，恐怕不會把我送到重慶吧？

單 拿去！（給錢）二十塊！

方 起碼也得平分吧？

單 難道你就死吃這二十塊，不再作別的活動？

方 沒有你跟着我，我就失去了靈感！

單 起碼有那個祕書的事呢！畫畫的必是名家，常來常往的必是些闊人，你太有可爲！走

吧，我祝你成功！別忘了實業公司，那最時髦！

方 也祝你成功！（要走，又回來。）看在夫婦的愛情上面，再多給我五塊！

單 給你！努力呀，要對得起我呀！

方 （接錢，剛要走，歐陽匆匆的進來。）歐陽小姐，你們談談吧！我還得上重慶去！辦實

業真麻煩死人！（下）

單 (向他喊) 嘿！回來的時候，別忘了帶幾顆炮台煙來！歐陽小姐，請坐！

歐 我正想，來坐坐吧？你不舒服？

單 我很好！你忙，咱們快快的說！歐陽小姐，秦大夫是不是有點愛修小姐呢？

歐 這又是什麼把戲呢？你何有工夫，可以一天到晚搞這些無聊的事！我怕，我不能陪着

你們玩！（要走）

單 稍等一等！我求求你，只是這一次，絕不再麻煩你！我只求你對修小姐說一句話！（

拉住歐，喊）修小姐！修小姐！快來呀！（向歐）只求你說一句話，說秦大夫有點愛

她！千萬！千萬！

芬 (慢慢的進來) 幹嗎？(看見歐，但未招呼)

單 歐陽小姐說了——(轉向歐) 你說呀！

歐 唉！我弄不明白你們是幹什麼呢！

單 你說！你說！

歐 好，我說！秦大夫——

單 對！秦大夫！

歐 秦大夫和我本來預備上前方去。大家知道我們是上前方，誰也不便攔阻我們。可是，你們哄出馬來，說是把秦大夫攔差，弄得大家和附近的老百姓全聯名來挽留我們，這

是咋苦呢！前方急需醫生護士，可是秦大夫的心軟，一見百姓們留他，他又拿不定主意了！你們瞎鬧你們自己的事還倒罷了，為什麼妨礙別人的正經事呢！你們難道就不曉得現今是在抗戰？瞎鬧些什麼呢！

軍 那麼秦大夫不走了？

歐 不曉得！（下）

芬 （又要昏倒的樣子）這就是你的好辦法！（坐下）

軍 這個消息太好了，秦大夫能夠留在這裏，咱們還不是十拿九穩嗎？

芬 不要再說了！

軍 我們得設法把秦大夫馬上請來！

芬 不要再說了！成不成？

軍 請他來給秘書看看病，他就不疑心是秘書要撤他差了不是？對！對！請他來給秘書看

看病！

修 （換上了長袍馬褂，輕輕的走進來）給誰看病！

軍 喲！（急忙過去攙他）你着人家怎麼不多躺一會兒？你的病好了點嗎？

芬 （立起來）爸爸，今天怎樣？

修 （慢慢的坐下）我沒什麼病，只是心裏不痛快！

單 祕書，就放開了心吧！心正啊，已經找到了事，上了重慶。

修 什麼事？

單 祕書！

修 什麼機關的？

芬 關——（但沒有搶過單）

單 土產委員會的。

修 沒聽說過這麼個機關！

單 新成立的！

修 主任委員是誰？隸屬哪一部？他是什麼階級？

單 他急着忙着就走了，我沒能細細的問他。是不是？修小姐？

芬 （用鼻子）嗯哼！

修 這是對的！我們書香門第的人，還是在政界活動；作買賣，無論怎樣，總有些不體面！
祕書的意見和我的完全一致！這就好啦：心正找到了事，我暫時在這裏幫小姐的忙；等心正在重慶安妥好了，我再進城，也請小姐去玩幾天；一切的一切慢慢的就都上了軌道。只有一件不大放心的，剛才我正和修小姐商議，就是驚奮的病。年紀到了，萬不可大意，總得請大夫看看！

修 這個鬼地方，找不到醫生！

單 秦大夫還沒走！

修 他？他來到，我的病就加重三分！

單 秘密別太爲難了小姐，她是一片孝心！

修 我不准他進這個門！

單 呸，我去看看他。離開他發書該吃些什麼藥？

修 你去，是你的事，與我無關！

單 好，我去問問！（向芬遞了個眼色，又用手比畫了一下，意思是把大夫請來。芬未置可否。下）

芬 爸爸，幹嗎穿起馬褂來了？

修 哼！（沈默了一會兒）他們說我不明白抗戰，不適宜於抗戰時期的官吏。好！我偏穿上長袍馬褂，教他們看看，看誰能把我趕出去！

芬 誰說的？誰說的？

修 說我悲觀，說我懶散，甚至於說我勾通漢奸！

芬 勾通漢奸！誰說的？

修 （慢慢的把那封信掏出來，手有點顫。）那天，我一接到這封信，就知道其中必有

典故。你看，筆蹟是熟人的，是同衙門的人的，可是不直接的送過來，偏轉個灣先送到重慶辦事處，又由那裏交到這兒的號房，是不是有毛病？

芬 一定！是誰的筆蹟呢？

修 看着眼熟，可是不能斷定是哪個人的。我沒那麼大的精神去調查。我本想教子科長替我調查一下，可是近來我連他都有點懷疑了！

芬 怎麼？他不是爸爸一手提拔起來的嗎？

修 我想，他華知道這些事，可是他一味的敷衍我，不對我說實話！他要八面討好，不得罪一個人，我明白！

芬 爸爸給我看！（要信）

修 你不能看！你要是看過了，恐怕你就連一聲爸爸也不再叫我了！

芬 是無名信？無名信永遠沒什麼用處！

修 這封無名信是個例外，裏面說我勾通漢奸，而且有證據！

芬 有證據？爸爸，有證據？

修 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詞？你記得你的陶二叔？

芬 陶平甫叔叔？

修 （點頭）他在「那邊」呢！他給我來過信，問好的信。他雖然是在「那邊」，還不忘舊，

來信問候我，我不能不給老朋友個面子，所以就回了他一封信！

芬 你怎麼寫的？爸爸！

修 也是問候的話！

芬 沒說別的？

修 哪——我發了點牢騷！

芬 爸爸！你怎能那麼大意呢？

修 繼芬！連你也責備我嗎？也不了解我嗎？

芬 爸爸！我——

修 （立起來）你想想看——這裏的家，上海的家，都放在我老頭子一個人的肩上一兒女儘管不孝，我不能不作慈父！你的曾祖父，你的祖父，都是進士出身，不能由我這一代敗落了家風！我自己作官二十多年，不能在今天丟掉了身分，可是我現在連小大英的香烟都不敢吃！我也穿上制服，聽人家喊一二也跟著唱黨歌！還教我怎樣呢？我能不發牢騷？（怒氣沖沖的坐下）

芬 爸爸，先別生氣！我明白！我明白！

修 都是什麼東西，偷拆我的信！而且拿我的信作證據，說我勾通漢奸！
芬 我看，沒多大關係！他們還能把你怎樣了？！

修 哈！他們也許借此……反正我決不辭職，決不辭職！有膽子，他們免我的職好了！作了一輩子官，落個免職，我——我……

芬 他們不敢！

修 也不敢說，我簡直不認識這個世界了！可是我並不心虛，我自幼所受的家教，所讀的書，所經驗的官場的人情世故，教我知道自己並沒有錯處！

芬 （忽然一軟的坐下，低泣。）假若，假若，呃，爸爸，假若他們……咱們怎麼辦呢？

修 繼芬，繼芬，爸爸有辦法！有辦法！沒了秘書，修景銘就根本不存在了！我豁出這條老命，去幹，去活動！繼芬，我會教你看看，丟了祕書，我會來個廳長，或者大機關的處長！咱們有朋友，有資格，有活動的能力！我馬上到辦公處去，發信，發電報——我的信上電報上的人名官銜，就能把跟我搗亂的小子們吓得發抖！

于 （上。抱着許多東西，如掛麵，藕粉，果子露之類。）噯，修祕書，您起來啦？身體怎樣？啊！修小姐，我給祕書由城裏帶來些（一邊說一邊放東西）不值錢的吃食，鄉下什麼也買不到！

芬 （忙擦了眼淚）還是幹什麼呢，于科長！

于 小意思，小意思！

修 （帶「欠身」謝謝啊！坐！（把信又藏起）

于 (坐) 祕書不要緊了吧？

修 說不上什麼病，只是心裏不痛快！那個姓周的書記呢？

于 早滾蛋了，前幾天我就把他開除了！

修 中國將來怎麼好呢？這羣年輕的是既不讀書，又不知禮，何以繼承我們這一代的文化呢？

于 祕書倒不必憂慮，他們活到三十歲以上，就慢慢的懂得事體了！

修 繼芬，倒茶呀！

于 千萬別客氣，修小姐！徐嫂又走了！今天下午我就給您送個老媽子來，一定！唉，單是老媽子問題就弄得我頭昏眼暈，簡直沒辦法！

芬 (借機會出去) 我看看我屋裏的暖瓶裏有沒有水。

于 別客氣，我們是自家人！

芬 先坐一會兒呀，于科長！(下)

于 于科長，對秦大夫和那個小看護都怎樣處治了？

修 我還沒辦！可是已經吹過風去，要撤換他們，教他們曉得曉得！他們要是知趣呢，趕快來向祕書道歉，我想事情也就可以過去了！我也實在爲難！

修 (搖頭) 不是辦法！

于 我實在爲難！呃，祕書，有個相當好的消息！

還有好消息？

于 老趙啊，又教我拉回來了！他不是要隨秦大夫一同走嗎？我對他說，我能給他謀個差事。

修 老趙還會作官嗎？

于 所以才打動了他呀！我說，有錢而沒有地位，不但身分低，而且還許有點危險！面子要是錢作的，地位就是錢財的保險櫃！我這麼一說，他受了感動，決定和咱們合作。這是爭奪戰，咱們勝利了！我已經借給他一身舊洋服，教他先練習練習。他待一會兒就來看您。

修 于科長，我對這件事不很感覺趣味！

于 祕書，您不用管，把事情都交給我辦，您只要出個名就行了！

修 我的姓名似乎不好和老趙並列吧？我問你，于科長，你知道我近來爲什麼——
于 等一等，修祕書，大概是老趙來了。（立，出迎。）趙先生，來吧！呃，單小姐，方先生呢？

單 （同趙上，趙穿着舊洋服）心正上重慶了。祕書，秦——
修 待會兒再說！

趙 修祿書，你看我這個樣好看嗎？

修 哪！

趙 于科長，我受不了這份兒洋罪！（不住的拉領子）

于 誰教你把領帶繫得這麼緊呢？領帶是個裝飾，不是爲勒死自己的！（給他收拾）

趙 趙先生，穿慣了就好了！（指他的口袋）這鼓鼓囊囊的是怎麼回事啊？

趙 洋服の口袋多，我想啊，口袋都裝滿了東西，才顯着闊氣，所以把破襪子什麼的都塞在裏面了！

軍 （用力禁止自己笑出來）唉！相反的，洋服の口袋不要多裝東西！

趙 那麼要這麼多口袋幹嗎呢？

于 單小姐，你去，和修小姐，給他詳細的說明一下，好不好？

車 好哇！趙先生，你來，我細細的告訴你！

于 連怎麼握手，怎麼吸煙，都告訴明白了他！

趙 我不會吸煙！

于 有備無患！趙先生，我們在一個星期內，必能教你成個最體面，最有身分的人！

軍 你跟我來，我喜歡教給你！（與趙同下）

于 行了！行了！一定能成功，老趙相當的聰明！

修 我不大贊成這些辦法！

于 可是除此以外，咱們別無良策呀！物價是這麼高，咱们的收入並沒增多，再不設法弄點資本，作點買賣，咱們還怎麼活着呢？再說，咱們又都是謹慎面的人，不能不交際應酬，一場小牌打下來，就許輸上一二百塊；心裏難過，臉上還得帶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來；咱們太苦了！太苦了！

修 苦是苦哇，可是咱們應當另想辦法，不能把身分降落到和商人一般兒低！

于 祕書，您是沒看見！我這次上重慶，都看見了！單說咖啡館吧，一塊六，甚至於兩塊，一杯咖啡；看，夜裏十二點，坐著滿滿的人！再細一看，沒有一個公務人員，而都是那能把握住時代的老少男女！不說屈心話，我真看著眼紅！老趙呢，有我調動他，他不至於不肯拿錢；我自己呢，又有幾年辦事務的經驗；再加上您的地位名望，我們是百無一失！（坐）

修 由作官而發財，名正言順，自古為然！作生意——

于 可是，祕書，咱們有馬上升官的希望嗎？祕書，（掏）在重慶，朋友送了我幾枝炮台烟，我給您留着兩枝！（獻煙）

修 （微笑了笑）一人一枝吧！（拿起一枝）唉！這枝煙引起我無限的感慨！（點上煙）你問我：有沒有升官的希望？

于（吸了一口）到底炮台是炮台！是，秘書！咱們能有馬上升官的希望嗎？

修我先問你，假若現在你的地位有點不穩，你怎麼辦？

于那我乾脆就作買賣去！

修假若是我呢？

于您？秘書您這幾天是怎麼了？您怎麼老說這種不吉祥的話呢？

修我——（要掬那封信，又不敢，立起來愣了一會兒。）我真不明白你！

于不明白我？怎麼了？

修好吧！（又頹然的坐下）沒什麼事！我只告訴你這一點——假若我丟了現在的官職，我

就還是在政界活動，決不另找出路！你的方法多，我的氣魄大！是的，我馬上就得動

手！在我死後的計文上還不能只印上個秘書！我問你，你說我要往外面發展，譬如說

弄個省政府的廳長，怎樣？

于好哇！您有路子嗎？

修路子是很多！不過——廳長總是外官，而且也許太累，我的身體不行了！還是在京裏，

弄個司長，較比更合適一點；這，我也有路子！

于可是，在您沒得到十分把握以前，別先冒險辭職呀！

修決不辭職！多在這裏一天，就多能給他們些個難堪；他們不顧面子，我也不便分外的

客氣！不過，他們要免我的職呢，怎辦？

于 免職？我勸您還是辭職去吧，您的身體必定是不大好！

修 您一點也不幫助我了（又要掏槍，又不肯。）憑您的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能不知道？

王 我知道什麼呀？以我的年紀經驗說，我只配作您的兒子，這總算說到家了吧？您爲什

麼老跟我這麼吞吞吐吐的呢！

修 （受了感動似的連連點頭）說的好！好！在官場年久了，我不能不時處處留神，也許

我錯想了你！好吧，我的苦痛，我願自己忍受，不必再說了！我想你不能是個「吃裏

爬外」的人！好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！

于 什麼事？我必盡心給您辦！

修 假若你聽見什麼風聲，要趕快來告訴我；可不准教體芬知道了！我，沒關係；她，受

不起打擊！

于 風聲？打擊？我一點也不能明白！

周 （上）修祕書，于科長！

修 你又幹什麼來了？

于 （立起來）周明遠，你敢在這裏胡鬧，我教巡警抓你！

周 用不着，我是來給修祕書道謝！

修 去，去，去！我沒工夫跟你說話！

周 （仍坦然的）你沒工夫，也得聽我說完了！

于 不要胡鬧！你丟了差事，是你自己的過錯，不能怨別人！

周 修秘書總多少有點過錯！他教給我耍面子，講身分，可是又隨便的開了我的差！簡直

是隨便拿入開玩笑！不講人情，不管真理，你們只有比紙還薄的一張面子！現在——
修 不要再說，滾出去！

周 聽我說完了！

于 周明遠，你是不是來求點錢，或是還求個差事？

周 我既不缺錢，也不求事！你們以為一個人抹了你們的面子，馬上就可以餓死？並不那麼容易！

修 你這是成心來搗蛋！

周 我來給你道謝！你開除了我，我倒得着了点好事，塞翁失馬！

于 呃，你得着了好事？（柔和多了）請問，什麼好事？

周 我上張司長家裏教書去了！

于 （坐下）呃，不過是教書哇！好了，好了，別彼此就誤工夫，請吧！

周 我還有點重要的消息，要報告給秘書！

單 (同芬，趙上。) 喇，周先生！又來請客嗎？

修 鳴琴，你不覺得難看嗎？

單 那算什麼呢？于科長，你看趙先生有個樣子了吧？

于 (打量趙) 好多了！就這個樣子出去，你說你是什麼委員，都得有人信！（轉向周）你

請吧，我們還有事！

周 等我報告完了，在張司長家裏，我聽到了一點消息：大概不久部裏有些人事上的變動。

于 真的？

周 我永遠不說謊話！

于 怎樣的變動？有我的事沒有？

周 聽我慢慢的說！前天晚上，次長，還有好幾位重要的人，都在張司長家裏吃飯。

于 可惜，那天我正在重慶！

修 有劉司長沒有？

周 沒有。

修 沒有？好！

周 他們說了許多的事，我只聽到了一部分。他們說，修祕書大蘇——

于 怎樣？

周 跟我一樣！

聚 什麼？

修 （唇發顫）什麼？

周 恐怕得免職！

衆 免職？

芬 呸！爸爸！

修 繼芬！不准這樣，周書記，你說完了？

周 說完了！

修 你以為這就可以出了氣，報復了我開除了你的仇？我告訴你，我的辦法還多着呢！你滾出去！

周 （冷笑，要走。）

于 等一等，周先生，咱們一塊兒走，我還要問你點事！（急忙把桌上的禮物收拾起來）

芬 （對于）你幹什麼？

于 修爸爸的病已經好了，我把這些東西送給別人去！咱們是自家！

芬 呸！不要臉！

周 呸，于科長，我還忘了說，大概你也——

于 我？我怎麼了？我並沒說過悲觀的話，沒勾通過漢奸，怎麼有我呢？

修 我的事你知道？你這個八面討好的人！

周 （對于）你討好太過了，他們說你是修黨！

于 修黨？把東西又放下，對修您看，我還是您的人不是？您還累了我，還倒罵我？我太冤了！

芬 你這冤？你怎麼不早告訴父親一聲來呢？

于 以往的事不必提了吧。我有我的難處，我有我的辦法，我的官職小，不能得罪任何人！我明知道誰要失敗，我還得敷衍他；宦海升沉，哪有準呢？連這麼着，人家還說我是修黨，我冤枉不冤枉？

周 不僅是修黨，你大概還有金錢上的毛病！

于 這是侮辱我！侮辱我！我要是肯賺錢的話，還能這麼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窮相？！

修 （立起來）周書記，你可以滿意了吧，羞辱了我這麼半天還不夠嗎？

周 啊——修秘書！我，我，要不是前幾天你那樣對我，我決不會辦出這種事來；我，唉！都是爲了一點臭面子！（走出去）

修 （微顫着，看他出去，問于）你怎樣？

于 您說怎樣？呃，咱們既是一同失敗了，就這一塊兒幹吧！您的聲望，我的經驗，老趙

的錢，咱們——

修 我沒有了聲望，什麼也沒有了！免職就是死刑！

于 怎辦呢？

修 你也請出！

于 好！趙先生，咱們一同走吧！（又去收拾那些禮物）

趙 你先走吧，我再等一等！

于 那麼我先走一步了，咱們家裏見！（拖着東西走了兩步，又回來）喂，我把掛軸給

留下吧，悠過兩天要是願意跟我合作，就再通知我一聲！

修 你滾！（把掛軸扔出門外。于下）鳴琴，你呢？

單 我到城裏找心正去，看他有什麼辦法沒有？我看哪，周明遠的話未必可信，先別着

急！即使他的話是真的，好在免職的命令還沒有下來，趕快想辦法，還能來得及！

修 免職的命令下來，我早就……

芬 呸，爸爸！

單 修小姐，別着涼！我上重慶去想辦法，大衣我借穿幾天啊，改日送來！趙先生，別忘

了入股！（下）

芬 爸爸，免職？能夠嗎？

修

不，那兩個字！

趙

修，我可以幫忙不可以？

修

（看了趙）會兒，這關係！部長，次長，都是熟人，他們不會把壞——

芬

爸爸，就馬上去活動呀！別再耽擱着！

修

我有辦法！我馬上去！煙，我的頭暈！（幌了幾幌）

芬

（攙住他）那，你休息休息！

修

（坐下）有辦法，不忙！不忙！

秦

（上）修，什麼病？是不是感冒？

芬

（拉住秦）秦大夫！秦大夫！

修

（小跑的身分上）（芬放手）秦大夫，你快過來了！

芬

嘿，爸爸，不是單獨來把他請來的嗎？秦大夫，這封了你該明白表示態度的時候了！

秦

表示什麼？秘書到底有什麼病？

趙

不是病，大夫！

秦

不是病，找我幹嗎？

芬

爸爸的事……

修

繼呀，你！

芬 呸，秦大夫，你認識兩位司令長官，不能給父親想想主意嗎？

秦 到底是什麼事呢？

修 繼芬，你要是不顧修家的臉面，你跟他走好了！

芬 秦大夫，你能不能替我走呢？

秦 帶你走？你會幹什麼呢？

修 繼芬，你狠心！你會說出這樣的語來！

芬 爸爸，我——教我怎麼辦呢？好，好，我決不會離開你！

修 這就對了，咱們要死，死在一處！秦大夫，我一向看不起你；今天，我求你件事，告

訴我，怎樣的死才更體面一些？

秦 秘書是不是熱度很高，燒得胡說？（過去，摸他的脈。）

修 （撒出手）告訴我，怎樣自殺好？

秦 我只會救人，不能勸人自殺！

趙 秘書，怎麼爲這點事就要投河覓死呢？難道不作官就得死？天下沒作過官的人可多

了！問問秦大夫！

秦 老趙，到底爲何事？

趙 剛才周書記來說——

修 老趙，沒你的事，你可以走啦！

芬 秦大夫，周書記說——

修 繼芬，我都快死了，還不給我留點臉嗎？

秦 秦大夫，大概不用我說，你也可以明白了，你說我怎麼辦呢？

秦 我不明白！我沒辦法！你們的病，我治不了！

芬 你是不是有點——喜歡我呢？

修 繼芬，身分！

秦 對不起，我得走了，我弄不清這還是怎麼回事！

芬 你不能走！（又要拉他）

修 繼芬！

趙 修繼芬倒是真有了解處，秦大夫你幫幫忙！

秦 除了治病，我什麼也不會！

芬 我怎麼辦呢？

修 秦大夫，老趙，走吧！繼芬，我起起來了，吃安眠藥比上吊吊河都更輕面一點！繼

芬，咱們有了辦法！

秦 繼，爸爸！（哭）

停 秦大夫，我想到不對！安福齋！安福齋！

秦 怎麼回事呢？

芬 唔，秦大夫！

停 謝芬，小姐的身份！

(幕)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

面子問題

全一冊 實售國幣五角

(外埠另加運費兩角)

主編者	顧	一	機
著者	老		舍
發行人	吳	秉	常
印刷所	正	中	書
發行所	正	中	書
	局	局	局

(1392)

